

核桃熟了

■毕雪静

一抬头看见湛蓝干净的天空，没有风，树很安静。夕阳正穿过树梢，洒下点点金光。我是在金光里看到核桃的，它们和叶子一样的颜色，在枝间看着我笑，我不觉也笑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师正在打电话，我对她点头，从她身边走过。我想看看其他树上有没有核桃，最好比较低，伸手就能够着的那种低。突然身后传来声音：“那个核桃好大，还是熟的。”我回头，没有其他人，她在跟我说话。

她国语很流畅，虽然有新疆音，但并不影响我们交流。

她说，她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帮家里人收核桃。我第一次知道核桃成熟后会张嘴笑，有的开成兔唇，有的像羞涩的女子朱唇微启，微微一笑，有的大笑，像没牙的老人。它们笑着告诉我们：我已成熟，可以享用了。

高粱熟了会低下头，苹果熟了会羞红脸，核桃熟了竟然是开口笑的。

她还告诉我，青核桃皮与核之间的肉有毒，核桃花也有毒，叶子的杀虫效果不错，如果家里地板上有虫子，摘几片核桃叶子放在地毯下边就不用怕了。

她太热心了，拉着我的手一棵一棵树看。她钻到灌木丛中，本来是想找一根棍的，结果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核桃，她兴奋地说：“你是个好人！”看我疑



惑，她解释道：“好人才能遇见落下来的核桃。”我很开心，跟着她在灌木丛中找，果然找到好多核桃。双手都不够用了，她开始翻自己的包，懊恼了一下，又打开车门找，我才知道她要找装核桃的袋子，还是没有，她并不灰心，挨个问有车的老师。我都不好意思了，她还不停止，终于，牙合浦老师从车里拿出来一个食品袋。

这下她更来劲了，拉着我继续寻找核桃。刚好遇上正修剪草坪的园丁，她就介绍说我是河南支教老师，没见过树上的核桃，那园丁一听，向核桃园一指，她立刻明白了，拉着我就跑。

我知道学校的果树不允许随便摘，

更何况我们经常给学生讲爱护一草一木，怎么可以带头去摘呢？她不管，拖着我，边走边说：“没事，栽果树就是让人吃的，不吃就是浪费，总得有人摘。”校长看见了我说：“河南老师有这个特权，你们大老远来，我们应该让你们开心，有好东西应该让你们品尝。”

她领着我在核桃园里，不停用灌木丛里捡的细枝条（连小拇指粗都没有），指给我看那些成熟的果实，伸手够得着的，她让我自己摘，够不着的她用小棍敲，虽然不管用，她还是乐此不疲，在草地上又蹦又跳。

有一个很大的开口的核桃，她够不着，就扯着嗓子喊：“男老师，过来，帮

忙一下。”是正在路上溜达的我们支教老师，她并不认识，等他摘下来，她对那位老师说：“你摘的，你自己拿着吃。”

我说：“好了，我看看就好，不要都摘完，给别人留点吧。”她说：“树上多呢，明天你领着你们的老师，拿着小棍来都摘下来，今天的，你谁都要给，自己全部吃掉，核桃很好呢。”

最边的树上有一个特别大的核桃，是今天最大的，她一定要摘下来，够不着？她有的是办法，一招手，过来两个学生，我的脸先红了，谢了他们，说不要，谁知这俩孩子也执拗，非要摘，小棍不行，他就从草地上拿起废弃的黑胶管，轻易就敲下来，用手抹一下从壳里抠出来的核桃，放我手里，另一个学生也已经从树上摘下一个核桃，放到我手上，然后，俩人一拍手，离开了。

太开心了，核桃，摘核桃的人，都在笑。

我提着一兜核桃，问：“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她说了一遍，看我没记住，干脆打开手机，从学习强国里找到自己的名字，我念了两遍：“玛丽亚木·那斯尔。”

我激动地要跑去办公室为核桃拍照，身后她的声音又传过来：“我教生物。”

从抗美援朝看血性铁骨

■曹新旺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讲道：“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不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

什么是血性？何为铁骨？

说白了，就是直面一切困难，甚至死亡都不眨眼的勇气和骨气。

这种血性和铁骨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复兴！

让我们走近 70 年前的那场战争，看看志愿军的血性铁骨！

朝鲜战场上，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 430 辆，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 6 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 432 门大口径火炮，我军一个师只有一个山炮营，12 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 1600 部，无线通信可以达到班排，我军一个军才有数十部电台，营以下通信联络主要靠有线的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 7000 辆，我军入朝之初，主力 38 军只有汽车 100 辆，二十七军只有 43 辆。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 38 军 90% 的战斗兵仍用的是日军 1905 年设计的“三八大盖”。

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当时我

军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面对美军 1100 架作战飞机，我军当时只有一个高炮团，有 36 门 75 毫米的高炮，还要留 12 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至于雷达，一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测。

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呀！但面对强敌、面对强于人民志愿军多少倍的钢铁大炮、作战飞机，我们没有退缩，而是一往直前地把“联合国军”打到了谈判桌上，这是怎样的一种英雄气概！怎样的一种血性铁骨！

我们比较熟悉的上甘岭战役，美军在 43 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向我军 3.7 平方公里阵地上倾泻炮弹 190 余万发、航空炸弹 5000 余枚，阵地山头被削低近 2 米，我军修筑的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两米，成了一片焦土，抓一把土就能数出数十粒金属片，在不到 1 米的树干上就有上百个弹头和炮弹片。炮击之下，有时一个坑道的志愿军全部被震死。即使是这样，我军的两个连的兵力抗住了美军 7 个营兵力，击退敌人的 900 多次冲锋。

我军也伤亡惨重！

一位叫孙子明的排长，双腿被炸断后，毅然滚入敌军群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成为上甘岭战役中以身殉国，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第一人，时年 23 岁！苗族战士龙

世昌带爆破筒炸敌人的碉堡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左腿齐膝被炸断，但他仍顽强爬到了地堡前，将爆破筒从射击孔中推了进去，地堡中的美军拼命将爆破筒推了出来，龙世昌用胸脯死死顶住爆破筒，爆破筒爆炸了，他献出了 19 岁的生命！黄继光冲向敌人地堡，用身躯堵住了疯狂射击的枪眼，用 21 岁的生命打开了战友冲锋的通道！战士葛洪臣在激战中腹部受伤，腹中的肠子流了出来，他把肠子塞进肚中，继续战斗，最终他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用 24 岁的生命捍卫了尊严。

在 43 天的战斗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就有三十八位之多！他们是凡体肉身，可在敌人面前他们是具有血性的中华男儿，是铮铮铁骨硬汉，是压不垮的钢铁战士！

堪比上甘岭的长津湖之战，志愿军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 40℃ 的冰雪地里同敌人作战，有时一个连的人员全部被冻死，但即使被冻成的“冰雕”，他们依然是冲锋的姿态！看到这一幕的美军兵也默然肃立，这样的对手值得他们尊重！像这样的故事在整个抗美援朝中，太多太多了。

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是何等的惨烈！何等的悲壮！这种血性铁骨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更

是我们打败一切来犯之敌的力量所在！

有人说，抗美援朝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世界地位，是立国之战！我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一部充满血性铁骨和中华民族气节的史诗般的战争史！这部战争史已载入人类的历史史册！

这部战争史，让我们清醒地知道，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抗美援朝的那种血性铁骨精神，今天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只要我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丢，那种血性还在流淌，铮铮铁骨尚存，我们就不会惧怕任何强敌！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爱好和平也不惧怕战争；不愿意与任何国家对抗也不畏惧强敌。

70 年前，我们能把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打到谈判桌上。今天，我们也一样，把中国人民惹翻了，会像抗美援朝战争一样，迎头痛击，把来犯之敌打回老家去！

